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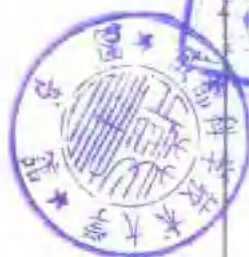
820352

名入騰部叢書



033

5723



江州司马传奇



河大

03111

820352

胡新力 编星火著

2723

江州司马传奇



F02856



黄浦区文艺出版社

基本图

江州司马传奇

胡济涛 施星火

责任编辑 常 辛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13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50册

统一书号10385·115 定价1.15元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708-16



柳小娥跪在武相国面前，请为白居易辨诬。



武宰相去早朝的路上，突被飞来的冷箭刺死街头。



白居易甘冒鋒鏑，揭露殺武宰相的陰謀。

内 容 提 要

唐朝元和十年，宦官奸佞当权，勾结藩镇陷害忠良，企图谋反。奸计被宰相武元衡查获，未及奏请皇上，便遭暗算，暴尸街头，朝野为之震惊。当时惟有左赞善大夫白居易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上书朝廷，要求追捕凶犯，查究后台。白居易笔锋舌剑，直刺权奸要害。只因他官微位卑，未能伸张正义，反而险招杀身之祸。后以“越职言事”之罪，被赶出京城，贬为地方小吏江州司马。

白居易是一位刚直不阿的伟大诗人。他的不朽诗作针砭时弊，揭露矛盾，为民请命，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

白居易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本书写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前后的一段动人心魄的经历，其中穿插小娥一家的悲欢离合，以及她那含而不露的爱情生活，使故事更加悲怆动人。本书系传记小说，溶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适于青少年读者阅读。

潯陽江頭

趙朴初題



（该书已改作电影《潯阳江头》。赵朴初为该书和电影题词）

目 录

序曲	游阳江关		(1)
一	华阳观里		(10)
二	避难离乡		(19)
三	初露头角		(32)
四	躬身小吏		(40)
五	仙游潭畔		(55)
六	人间何世		(67)
七	耿直敢言		(85)
八	为民请命		(97)
九	幽宫血泪		(114)
十	剑断青丝		(131)
十一	分道扬镳		(147)
十二	直抒愤懑		(157)
十三	血染街头		(165)
十四	甘冒锋镝		(177)
尾声	依依惜别		(190)

序曲 浔阳江头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秋，诗人白居易因越职奏事，触忤权贵，被谪贬官为江州司马已整整一年了。司马是个“无言责，无事忧”的闲官，无以施展他的抱负，加以故人远隔，更加落寞寡欢。江州地僻，颇少乐趣，远非京都可比。所幸附近有庐山之胜，又有陶潜旧宅，白居易时常从容于诗酒之间，寄情于山水之外，借以消愁解闷。诗人初到江州时，卜宅江边。此地依山面水，风景秀丽。他曾写了首诗来描绘它：

雨径绿芜合，
霜园红叶多；
萧条司马宅，
门巷无人过；
唯对大江水，
秋风朝夕度。

从表面上看来，诗人的生活似乎是静谧的、闲适的，但实际上他的心绪还是象大江的波澜一样起伏不定。尽管他由

干犯颜直谏，屡遭折磨，但他关心的还是万民的疾苦，感到悲哀的仍然是壮志难酬。正如诗人自己所吟咏的：“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可是在皇上昏庸颀种，宦官权贵专横的情况下，他的冤屈，他的痛苦，他的抱负，又能向谁倾诉呢？

正因为知音难逢，他更深切地怀念自己同科及第的挚友元稹。他们两人早年意气相投，十分契合。元稹这些年同样受过宦官的气，尝过贬谪之苦，因此对于白居易的处境深表同情。去年三月，元稹先被贬西蜀通州；不料同年八月，他听到老友白居易也被贬到东吴江州，一时感慨万千，悲凉已极。他马上写了这样一首小诗寄给故友：“灯残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滴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白读了非常感动，回信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惻惻耳。”可见两人心心相印的程度是如何之深了。

这次为了要互诉离衷，元稹不远千里从通州赶到江州来探望他。几天来两人畅叙友情，欢慰平生。无奈会少离多，元稹因公务羁身，不便久留，只得告辞而去。白居易依依不舍，怀着无限怅惘的心情，送他到浔阳江头的湓浦口上，并在船头设宴，为他饯别。

这时天色已晚，暮霭四合，秋风萧瑟。江岸上翠竹林畔，丹枫如火，白了头的芦荻随风不住地弯腰。大江尽处皓月初生，月光映入江心，舞起万条银蛇，周围显得十分宁静。

他们二人并肩缓辔来到江边。白居易头戴幘巾，身着青衫；元稹戴纱帽，衣绿衫。居易年四十五岁，因久经风霜，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多了。他高颧宽额，形容清癯，髭髯疏短，眼神明澈而敏锐，脸上洋溢着一种慈和豪迈的神色，一望而

知是个淳朴率直的人。元稹比他小七岁，颜面丰腴，身姿伟健潇洒，但眉宇间的神情也有些抑郁寡欢。

他们跨下马，慢慢走向江岸。白居易顺手拆了一根衰黄的柳枝，双手递给元稹，以表惜别之意。元稹也拆了一根回赠于他。

二人把着扶手上船，由侍僮们侍候着走进船舱，舱内简单的别宴已经摆设好，他们分宾主坐定，侍僮给他们斟上酒。

酒过数巡，白居易开言道：

“微之贤弟，今日有酒，你我可以一醉方休。可惜的是没有悦耳的管弦，只能喝这闷酒，未免有些扫兴。”

他举起酒樽，又怏怏地放下。

在这满目凄凉的秋夜里，诗人举酒对客，离情别绪顿时涌上心头，感到万分凄楚。

忽然间轻微的琵琶声从远处飘来，如泣似诉，不绝如缕，他们二人侧耳倾听，心弦激起共鸣。

元稹压低嗓音说道：“乐天兄，刚才你正恨没有管弦佐酒，如今你听这乐音……”

一阵急雨似的琵琶声清晰可闻。

白居易听得入了神，感慨地说：

“这声音只有在京都才能听得到啊！——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美妙的乐音啦！……”

“京都？……”提起这两个字，元稹也感慨万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

琵琶声继续传来，自缓而急，由抑而扬，愈加扣人心弦。

白居易转身向窗外望望，只见白茫茫的江水浸着明月，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回过头来，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神

色。

元稹对他瞥一眼，似乎领会了他的心情，便说：

“乐天兄，反正天明启程，长夜无聊，请那位弹琵琶的过来再弹一曲，如何？”

白居易点点头，脸上泛出一丝笑意。元稹就差一个侍僮去请。

那侍僮先嘱咐船家把官船移到那艘小船近旁。只见小船头上坐着一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弹奏着琵琶。

“弹琵琶的姑娘，我们相公有请了！”那僮儿双手合成喇叭，高声叫唤。

琵琶女只顾自己弹着，似乎没有听见。

僮儿再三招呼，还是没有回音，就只得进舱去向主人回话。

元稹料想那个琵琶女可能有些恃才傲物，就决定亲自去请。

元稹走到船头上，迎着风大声说道：

“弹琵琶的姑娘请了！我们有幸听了你的弹奏，真是如闻仙乐，悦耳之至。可否请你过来再弹一曲，让我们一饱耳福？”

琵琶声戛然而止。那女人抬头向着灯火通明的官船扫视了一眼，负气地自语道：

“我如今又不是卖艺，为什么这样纠缠不休！……”

这时白居易也来到船头上，向那琵琶女恭恭敬敬地一揖，亲切地问道：

“姑娘可是京都人氏？你这绝技又是何人所传？”

“京都？……”琵琶女听到这两个亲切的字眼，象触电

似地一怔，喃喃地重复着，两颊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她向四位官员凝望着，迟疑地问道：“两位明公也都来自京都吗？”

“正是啊！”二人同声回答。

琵琶女点了点头，欣然道：

“如此，贱妾愿献末技。”

“好极了，好极了！”二人拊掌表示欢迎，立即嘱咐船家搭好跳板，把琵琶女迎过船来。

这时琵琶女面泛红霞，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拿手里的琵琶遮住半边脸庞……仿佛她还带着几分羞涩。

官船舱里，再点上灯火，烛光荧荧，明如白昼。几案上重新摆上酒肴和果品。

元稹和白居易面对面地坐着，琵琶女端坐在一旁。她先转轴定弦弹了几下，虽不成曲调可已表达出一种丰富的感情。这女子三十多岁，云鬓轻拢，蛾眉淡扫，服饰素雅，脂粉不施，却自有一种动人的风韵，令人想象她早年定然是个美貌出众的姑娘。

她抱着琵琶轻拢慢捻，信手抹挑，乐声非常动听。她低眉聚精会神地弹着，弹着，似乎要借这乐声诉说自己不得意的身世，说尽心中无限伤心的往事。她先弹《霓裳羽衣曲》，后弹京城里流行的《六么曲》。那粗弦急骤的嘈嘈声象是急风骤雨，那细弦轻巧的切切声又象小女儿的悄悄私语；当大弦小弦错杂成一片时，叮叮咚咚的声音又象大珠小珠撒落玉盘般的清脆。听吧，那象花底下黄莺啾啾的叫声是多么宛转动听；那水滩下的幽幽咽咽的泉水声，又流得多么缓慢艰难！渐渐地流泉冻结了，也冻结了琵琶的弦子；弦子冻结了，也暂

时冻结了乐音。却流露出另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愁和恨来。这时候啊，没有声音却比有声音更为激动人心！

也正是这时，那女子慢慢地抬起头来，对听者瞅了一眼，眼中噙满了晶莹的泪珠。她那激动的情绪恰从她闪亮的泪光中透露了出来

船窗外，寂静无声，天上的月亮和江心的月影宛然也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出神入化的妙乐。白居易和元稹更听得如醉如痴，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蓦然间，乐声又响了起来，有如爆破了一只银瓶，水浆飞迸；又象杀出一队铁骑，刀枪齐鸣。乐曲由低沉急转为高昂。弹奏终了时拨子在琵琶中心划过，四根弦丝同时发出撕裂绢帛似的声响。这时东西两艘船上是那么安静，只见大江中心闪耀着秋月的银光。

白居易和元稹如梦初醒，只见琵琶女两行热泪直滴到腮边。这当儿三个人的眼光相接，情感交流，胜过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那女子低着头慢慢地将拨子插在弦中，整理了一下衣裳，收敛起刚才弹奏时的激动表情。她把琵琶放在一边，肃然起身，敛衽为礼，腼腆地低声说：“献丑了！”

元、白二人赶紧起立还礼，连声说：“有劳，有劳您啦。”

元稹一摆手，示意请她坐下，举盏问道：

“敢问大姐贵姓芳名？府属何处？”

那女子略一沉吟，欠身答道：

“贱妾姓裴，名唤兴奴。本是京都人。舍下住在长安城南的虾蟆陵附近。”

元稹兴奋地问道：

“您不就是京城里演唱《长恨歌》著名的裴娘吗？”

“贱妾正是。”

“那我们可以说是‘他乡遇故知’了。”元稹兴致勃勃地转身对白居易说道：“她是您那《长恨歌》的知音者啦，您——”他还想说些什么，白居易忙用眼色制止了他。

白居易痛饮了一杯，问道：“裴娘既是京都人氏，为何流落到此？”

这一问引起裴娘的无限感伤。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唉！说来话长——”这时，她能见到他们也深有知遇之感，忍不住倾诉出自己悲苦凄凉的身世来：“两位明公有所不知。贱妾幼年父母早逝，全靠婶娘抚养长大。十二岁那年婶娘病危之际，公差闯进门来，把我的堂兄抓去当兵，婶娘在病中悲愤交加，不幸气极而死。我只得卖身安葬了她。谁知从此身落平康，陷入了火坑。……在教坊里，我学会了弹琵琶的技艺，又能弹唱《长恨歌》，不觉身价百倍。五陵的纨绔子弟争着来寻欢作乐，听我弹唱琵琶，一曲唱完，赏赐的锦缎丝绸真不知有多少。他们醉醺醺地在桌上打拍子，直闹得把我戴着珠翠的发梳都敲断了，连血红色的绸裙都沾满了打翻的酒浆。可是公子王孙不惜千金一掷，他们给我的缠头只填饱了鸨母的私囊……而我呢，却过着见人强颜欢笑、背人暗暗流泪的日子；大好青春都在秋月春花中不知不觉地过去，随着芳华的消逝，寻欢作乐的客人逐渐稀少了；从前车水马龙的门前，而今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了。于是狠心的鸨母连哄带骗地把我卖给一个商人作小妾。当时我还以为跳出了火坑，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又谁知那商人也